
民國叢書

第一編

· 49 ·

文化 · 教育 · 體育類

中國現代教育史
近代中國留學史

周予同著
舒新城著

上海書店

周予同著

中國現代教育史

序記

這冊書的編著和出版的經過是這樣的：

民國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秋季，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計劃出版「中國現代史叢書」，主編孫師毅先生，因鄭振鐸先生的介紹，要我擔任編著中國現代教育史。

我平素對於歷史雖感到興趣，當時雖靠着編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教育雜誌維持生活，但自問究竟不是專門研究教育的人，所以對於孫先生的要求頗有點躊躇。因為鄭先生的鼓勵，同時，我自己也覺得國內有些從事教育理論或實際的人的見地不免太狹窄，不能從社會或歷史的認識入手，認為教育史的編製確是不容稍緩的事，所以就冒昧的答應了。而當時生活的貧困，逼得我非賣文不可，也是接受編著這部稿件的原因。

答應以後，承書店的好意，先預支點稿費，我就開始搜集材料。當時我一方面

搜羅和中國現代教育有關係的重要圖片，一方面就根據各雜誌附錄的時事日誌等和幾本日本書籍，先着手編著中國現代教育史年表。因為我以為教育不能離社會而獨存，也不能離社會而被認識；並且教育是社會的上層機構，不明瞭這個社會的經濟、政治的變遷，決不能澈底明瞭這個社會的教育之所以變遷；我先着手年表，就是想根本把捉住中國現代教育的產生、演變和它失敗的原因。

這工作因為各種人事的牽累，直到民國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十月間才大致完成；當時覺得有許多遺漏，須待補充，所以暫時擱置在那邊，先着手正篇的編著。十二月間，妻忽然接到她的父親亡故的電信，急於要回里，於是我只得將年表忽忽整理，送到書店，再支取點稿費，作為川資，送她回去。當時因寓所只留一位女僕，恐怕守護不周，於是將搜羅到的圖片和一部分的史料移送到商務印書館編譯所內我自己的編輯室裏，以為這樣或者妥當些。

民國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我因為業務的關係，我的大的孩子也因為尚公小學快要開學，於是不顧親屬的勸阻，攜帶他搭海輪回

上海，雖然那時中日在上海將有戰事的謠言已經很盛。二十八日下午三時，我們所坐的海輪緩緩地跟隨着日本幾隻巨大的兵艦進吳淞口。船一靠岸，我將行李交給旅館，忽忽的下船，雇了一輛人力車，先去訪問居住在閘北的友人。當時閘北情形已很混亂，閘北和租界毗連的地方所設的鐵門也只剩了北浙江路，界路一門還沒有關閉。我和友人談了十多分鐘，因為孩子有些驚慌，我就不去寓所和編譯所，而一直回到旅館。

那天晚上，戰事爆發；第二天下午，商務印書館總廠、編譯所和東方圖書館、公小學，都被日本飛機轟炸，白色的和黑色的紙灰紛飛到租界的馬路上。那天，我的情感很緊張，究竟是憤怒抑或是悲哀，自己已不能分析；至於這些紙灰裏就有我存在編譯所的中國教育史的圖片和史料，那更完全想不到了。當時覺得拖着小孩逗留在旅館裏，究竟不甚方便，於是決定由南站到杭州轉甯波回家。大約三天以後，得兩位同鄉學生的幫助，才得擠上火車。坐位不要說了，孩子也幾乎被擠傷。直立了十時之久，總算到達了杭州。在杭州息休了幾天，度過了陰曆除夕，才轉

折地回到家鄉——溫州。

當時我自己的心意無法統一，對於知識份子，在現代中國的任務究竟是什麼，感到難堪的苦悶，至於編著稿件的興趣更索然了。那年九月間，因孔肖雲先生的招邀，到安徽大學來教書。那時，范壽康先生主持文學院，他自己教授西洋教育史，而將中國教育史讓我擔任。因為教課的催逼，我於是重新從事中國現代教育史的編著。當時一面編著，一面陸續付印發給學生。因為史料搜集的便利，遠不及上海，而字數的多少，又受有契約的限制，覺得很不如意；但安大教育系同學們聽講的反應，很給我一些鼓勵，比從前囚居在亭子間裏閉門編書的趣味好得多了。所以從十月底到次年（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三月居然將全稿完成。當時本想細加修正，恰恰家中來信要還一批債款，而學校的薪給積欠數月無法支領，於是又只得忽忽的將這全稿寄到上海書店，而支取應得的殘餘的稿費。

當初着手編著的時候，本擬在實業教育章以下，再敘述到留學教育、教育思

潮及教育實際如青年運動以及學校風潮等，但都因為字數的限制，只得割棄了。關於前兩類，其他的書店裏已有專書出版——雖然沒有敘述到最近——或者可以參攷；關於後一類，大都和現在還活着的人相關，寫得太率直了，容易得罪人，在這樣說話作文萬分困難的時代，也似乎不是明哲保身之道。這些都只有請讀者們原諒了。

這似乎寫得太瑣碎了，然而我的意思只是要請現在的讀者曉得這冊書的編著和出版是經過相當的苦難的；而另一方面要請後來的讀者明瞭中國目下的社會正在激變，不願出賣靈魂的知識份子只有在顛連困苦的環境中出賣他的腦汁。

這是否夠得上所謂負責的文字，只有請清白的讀者與以好意的批評；如果加以指正補充，而書店允許修訂再版的話，那是個人所企求的。

最後，對於直接的或間接的給這冊書以編著和出版的機會的諸位先生，深致感謝；對於妻仲瑛和妹秀遠抄錄史料、整理稿件的辛苦，也附筆致謝。

目錄

第三章 教育行政 …… 三九

中央教育行政機關的創始 …… 三九

清末學部組織的確立 …… 四一

民初教部組織的改訂 …… 四五

黨治後大學院制的嘗試 …… 四七

五院制下的教部組織 …… 五一

清末省區教育行政機關的創立 …… 五三

民初省區教育行政機關的演變 …… 五五

黨治後大學區制的嘗試 …… 五九

黨治後教廳組織的重立 …… 六一

清末縣區教育行政機關的設立 …… 六四

民初縣市區教育行政機關的演變 …… 六六

黨治後縣市區教育行政機關的改組 …… 七一

第四章 學校系統 …… 七五

清末現代學校系統的萌芽 …… 七五

目錄

第六章 中等教育 …… 一四四

清末中等教育的萌芽 …… 一四四

中等教育學制的演變 …… 一四六

中等教育宗旨的演變 …… 一四九

中等教育課程的演變 …… 一五二

中等教育教學法與教科書的演變 …… 一六七

中等教育訓育的演變 …… 一七〇

中等教育的教師問題 …… 一七五

中等教育統計概況 …… 一七八

第七章 高等教育 …… 一八四

清末高等教育的萌芽 …… 一八四

高等教育學制的演變 …… 一九六

高等教育宗旨的演變 …… 二〇五

高等教育課程的演變 …… 二〇七

高等教育教學法與訓育的演變 …… 二一一

目錄

(輔篇)

實業教育統計概況………	三〇六
中國現代教育史年表………	一一一—一八三

第一章 導論

本書的
旨趣與
領域

教育之史的研究是教育研究之重要的工作。其所以重要的理由，可以從兩方面說：即一為普遍的理論的，一為特殊的實際的。

教育學是否能成一種真正科學，一般學人間還沒有一致的結論；但教育學建築於其他科學之上，換言之，即教育學自有其基礎科學，那是無疑的事實。大概教育基礎科學的變遷可分為三期。在古代，教育學以哲學、倫理學為基礎，更確切點說，教育思想附庸於哲學與倫理學。這不僅在中國是這樣，在西洋也是一樣。自從海爾巴特 (*Johann Friedrich Herbart 1776—1841*) 以後，教育基礎科學才由哲學、倫理學進於心理學；換言之，才由理念的探索進於兒童本身的討究。到了近年來，教育基礎科學不復以心理學為滿足，而再兼取社會學。「教育社會學」名稱的出現與這學科的逐漸建設，就是一個明證。本來教育的功用猶如一座橋梁，它

將兒童引進成人的社會。不顧兒童身心發育的程序，固然不合理，但只顧兒童而忘記了社會，也是一大錯誤。所以教育學由兒童心理的研究而兼及社會的觀察，實是一大進展。固然，最近有些教育學者想將教育學獨立成爲一種科學而不依傍其他科學，然這還不過是一樁企圖而已。大概教育之社會的研究又可分爲兩方面：一爲社會之橫的研究，一爲社會之縱的研究。現在所謂教育之科學的研究，如對於現社會之教育的調查、統計、分析等工作，大概可歸屬於前者。而教育之歷史的研究，如教育史，則可歸屬於後者。這就普遍的、理論的方面說，教育史實是教育研究之重要的工作。

其次，也可以說是更重要的，就特殊的實際的方面而論，教育之史的研究，在現代的中國，更是不容稍緩的事。中國自從清同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採取西洋學校制度設立同文館以來，到現在（公元一九三二年）已有七十年的歷史，然而教育的成績如何呢？恐怕誰也不能說滿意吧。它的所以失敗，根本的病因在於不顧國情而專事模仿——不，不如說剽竊更爲恰當些，於是最初模仿日

本，繼而模仿德國，繼而模仿美國，繼而模仿法國與俄國，一切都是浮薄的、皮毛的。救濟這病態的模仿，只有先從事於中國社會的認識，而教育史的研究就是社會認識之一種切要的方法。

根據上述兩種理由，中國教育史的研究或者不是絕無意義的事。自然，社會是整個的，教育制度不過是社會的上層機構，教育工作不過是社會的部分功能，離開全社會的觀點，是無法了解教育、講述教育的。同時，世界也是整個的，中國不過是世界的部分，離開世界的觀點，是無法了解中國、講述中國的。不過呢，研究的觀點當然求其完整，而研究的領域不妨求其專狹。本書以中國現代教育史命名，於區域上限於中國，於時間上限於最近六七十年，於社會功能上限於教育，亦不過為研究與講述的便利而這樣橫斷與縱剖而已。

中國
教育的
回顧

觀察中國教育的演變，而探究其社會的背景，大致可分為五大時期。先史時代是第一時期。從有史時代下至戰國（公元前二二二年）是第二時期。從秦到南北朝（公元五八九年）是第三時期。從隋到清末同

治元年（公元一八六二年）是第四時期。從清同治初年到現在（公元一九三二年）是第五時期。爲簡明起見，我們稱第一時期爲先史期，第二時期爲上古期，第三時期爲中古期，第四時期爲近世期，第五時期爲現代期。先史期爲原始社會時代，當時雖沒有教育的名稱，然已發生含有教育意義之實質的行動。上古期爲貴族的封建政治時代，教育已形成一種社會制度，而以貴族庶民分途入學的雙軌制爲特點。中古期爲官僚的君主政治時代，學校制度與選舉制度並行，而以選拔統治階級的助手（即官僚）爲目的。近世期雖仍爲官僚的君主政治時代，但仍以選拔統治階級的助手爲教育的目的，但學校制度降爲科舉制度的附庸，這是一大轉變。現代期暫且可視爲民主政治逐漸抬頭的時代。這時期以輪流抄襲日本歐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學校班級制度爲特點。

普通教育史的編著者每每將先史期略去不講，這是頗可惋惜的事。因爲人類在原始社會時代，即所謂氏族社會時代，雖沒有成立所謂「學校」，但爲適應「種族保存」之生物的目的，已有由前代向次代傳授社會的遺產之教育的行